

An Explor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English Result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Zuxian Cao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Email: zuxiancao@126.com

Received: Apr. 12th, 2014; revised: May 10th, 2014; accepted: May 20th, 2014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Scholars have classified English resultatives into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various criteria. However, it is notable that there is no study classifying English result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t home and abroad so far. This paper agrees with the viewpoint of Healy and Miller (1970) [1] that as for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the verb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ding English sentence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s of previous scholars, this paper classifies English resultatives into four types from the point of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According to these three standards—1) whether the sentence is with the postverbal noun or not; 2) the semantic selec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postverbal noun; 3) whether the subject and the postverbal noun are coreferential or not, the paper classifies English resultatives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the Subcategorized Object Resultative, the Non-subcategorized Object Resultative, the Fake Reflexive Resultative, and the No Object Resultative. The paper holds that English resultatives are divided into the four types with theoretical reasonability and empirical verifiability.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relevan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o empirical researches and it is beneficial fo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Keywords

English Resultatives, Classificat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erb, Postverbal Noun, Semantic Relation, Coreference, Empirical Research

从二语习得角度对英语动结式分类的探讨

曹祖闲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Email: zuxiancao@126.com

收稿日期: 2014年4月12日; 修回日期: 2014年5月10日; 录用日期: 2014年5月20日

摘要

在英语动结式分类问题上, 学者们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对英语动结式进行了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 迄今为止, 国内外从二语习得角度进行分类的研究少之甚少, 几乎没有。本文赞同Healy和Miller (1970)[1]的观点, 认为二语习得者在理解英语句子过程中动词起主要作用。本研究从汉语母语者二语习得角度出发, 在以往学者分类的基础上, 根据以下三个标准: 一、有无动词后名词; 二、动词后名词与动词的语义选择关系; 三、动结式同指与异指, 将英语动结式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带真宾语英语动结式、带假宾语英语动结式、带反身代词英语动结式和不带宾语动结式。本文认为将英语动结式分为此四类具有理论合理性和实证可验性, 为实证研究提供相关理论背景, 有利于日后实证研究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

英语动结式, 分类, 二语习得, 动词, 动词后名词, 语义关系, 同指, 实证研究

1. 引言

英语动结式究竟有多少种类型取决于划分标准,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标准出发, 对英语动结式进行了不同的分类(Dowty, 1979)[2]、(Simpson, 1983)[3]、(Carrier and Randall, 1992)[4]、(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1995)[5]、(Washio, 1997)[6]、(Collin, 1997)[7]、(Wechsler, 2001)[8]、(Baker, 2003)[9]、(Mateu, 2000)[10]、(Boas, 2003)[11]、(Goldberg and Jackendoff, 2004)[12]。可是, 国内外从二语习得角度对英语动结式的分类研究却少之甚少。本研究从汉语母语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动结式习得的角度对英语动结式分类进行探索。

Collin (1997)[7]、Wechsler (2001)[8]和 Baker (2003)[9]等有些研究者根据结果短语(Resultative Phrase, RP)的性质把动结式分为两类: 形容词结果动结式(AP Resultative)和介词结果动结式(PP Resultative):

(1a) John **pounded** the metal flat. (形容词结果动结式)

(1b) John **wiped** the dust off the table. (介词结果动结式)

Boas (2003)[11]根据动词后名词短语(postverbal noun phrase)与动词之间的语义选择关系把英语动结式分为五类: 带选择宾语动结式(Resultative with Selective Complement), 带强制性选择宾语动结式(Resultative with Compulsory Complement), 带反身代词宾语动结式(Resultative with Reflexive as Complement), 及物动词带非选择宾语动结式(Transitive Resultative with Non-selective Complement)和不及物动词带非选择宾语动结式(Intransitive Resultative with Non-selective Complement):

(2a) Mary **painted** the house red. (带选择宾语动结式)

(2b) Jack **ran** his shoes threadbare. (带强制性选择宾语动结式)

(2c) Dave **shouted** himself hoarse. (带反身代词宾语动结式)

(2d) Jane **painted** the house into pieces. (及物动词带非选择宾语动结式)

(2e) Dora **ran** her feet sore. (不及物动词带非选择宾语动结式)

Goldberg (1995)[13]将英语动结式分为两类: 及物动结式(Transitive Resultative)和不及物动结式

(Intransitive Resultative):

(3) 及物动结式

(a) John **painted** the house green. (RP = AP)

(b) Jack **painted** the brush into pieces. (RP = PP)

(4) 不及物动结式

(a) Dave **ran** his feet sore. (RP = AP)

(b) John **flew** into a rage. (RP = PP)

后来, Goldberg 和 Jackendoff (2004)[12]将及物动结式再分为可选性及物动结式(Selected Transitive Resultative)和不可选性及物动结式(Unselected Transitive Resultatives):

(5) 可选性及物动结式

(a) John **painted** the house green. (RP = AP)

(cf. John painted the house.)

(b) Bill **cut** the bread into pieces. (RP = PP)

(cf. Bill cut the bread.)

(6) 不可选性及物动结式

(a) Dave **ran** his feet sore. (RP = AP)

(cf. *Dave ran his feet.)

(b) Jack **painted** the brush into pieces. (RP = PP)

(cf. *Jack painted the brush.)

从可选性及物动结式和不可选性及物动结式的结构形式可以看出, 只要句子结构中有动词后名词的出现, 不管动词及物性如何, 如(5)中 paint 和 cut 是及物动词, (6)中 ran 是不及物动词, Goldberg 和 Jackendoff (2004)[12]从构式(construction)¹的角度都称其为及物动结式, 前者为可选性及物动结式, 后者为不可选性及物动结式。

2. 问题提出

在人们理解句子意义过程中, 传统论元结构理论认为, 动词直接决定句子的形式和意义, 动词可以投射自身的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

(7) Pat gave Mary a cake.

在传统论元结构理论中, “give” 是个三元动词, 并同时包含了传递的信息, 动词的论元结构在句子生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也被称为动词中心论(verb-centered view)。

本研究赞同 Healy 和 Miller (1970)[1]的观点, 认为二语习得者在理解英语句子过程中动词起主要作用, 汉语母语二语习得者对英语动结式的习得熟练程度主要取决于动词作用(Sugayama, 2011)[14], 所以, 本研究根据有无动词后名词、动词后名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动结式同指与异指将英语动结式分为以下四类:

(8) 带真宾语英语动结式(类型一)

(a) John **painted** the house green. (RP = AP)

(b) Bill **cut** the bread into pieces. (RP = PP)

(9) 带假宾语英语动结式(类型二)

¹ 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 它的形式或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构式成分或其它先前已有的构式知识中得到完全预测。这里不管动词及物性如何, 动词后都有动词后名词, 句子结构都是 $N_1 + V + N_2 + RP$, 意义相同, 都表达 “X CAUSES Y to BECOME Z” 的意思。

- (a) Dave **drank** the pub dry. (RP = AP)
 (b) Jack **painted** the brush into pieces. (RP = PP)
 (10) 带反身代词英语动结式(类型三)
 (a) Jack **talked** himself hoarse. (RP = AP)
 (b) Tom **drank** himself to death. (RP = PP)
 (11) 不带宾语英语动结式(类型四)
 (a) The pond **froze** solid. (RP = AP)
 (b) John **flew** into a rage. (RP = PP)

本研究的分法和 Boas (2003)[11]的分类标准基本相似,但是在以下两点进行了补充和整合。一、本文在 Boas (2003)[11]的基础上补充了有无动词后名词这一条件,把不带宾语动结式这一类动结式补充进来,如: The pond **froze** solid。二、Boas (2003)[11]分类中的带强制性选择宾语动结式、及物动词带非选择宾语动结式和不及物动词带非选择宾语动结式出现了重叠现象,前者包括了后两者,本研究将这三类进行整合,将其归入一类,统称为带假宾语动结式。

本研究将要探讨的问题:一、对汉语母语者来说,英语动结式的结果短语性质是否会影响二语习得者对英语动结式的习得熟练程度, Collin (1997)[7]、Wechsler (2001)[8]和 Baker (2003)[9]等研究者根据结果短语的性质将英语动结式分为形容词结果动结式和介词结果动结式的二分法,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来说是否有必要。二、本研究从二语习得角度,根据有无动词后名词、动词后名词与动词的语义选择关系以及动结式同指与异指这三个标准将英语动结式分为带真宾语英语动结式、带假宾语英语动结式、带反身代词英语动结式和不带宾语英语动结式的四分法是否具有合理性。

3. 结果短语性质与英语动结式习得

英语动结式在语义上表示某一动作施力作用于某一客体,从而引起这一客体状态(方位或者形态)发生变化;在形式上表现为 $N_1 + V (+N_2) + RP$, RP 可以是形容词结果短语或介词结果短语。Collin (1997)[7]、Wechsler (2001)[8]和 Baker (2003)[9]等根据结果短语性质这一标准将英语动结式分为形容词结果动结式和介词结果动结式两种。不管结果短语性质是介词还是形容词,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句法位置和相同的语义功能,即都是位于第二谓语的句法位置并且使动结式具有有界性(袁毅敏和林允清, 2010)[15]。英语语法规定英语句子中只能有一个真正的谓语,即只能有一个动词,所以汉语母语二语习得者从开始学习英语开始,对英语句子中动词的敏感度就要远远高于其他语法成分(文秋芳, 1996)[16],所以本研究认为动词后名词与动词的语义选择关系在英语动结式习得中起主要作用,而英语动结式的结果短语性质则不会影响汉语母语二语习得者对英语动结式的习得情况。综上所述,从二语习得角度来说,本研究认为没有必要像 Collin (1997)[7]、Wechsler (2001)[8]和 Baker (2003)[9]等研究者那样将英语动结式分为形容词结果动结式和介词结果动结式两类。

4. 英语动结式四分法

Goldberg 和 Jackendoff (2004)[12]指出,本文中的类型一、类型二和类型三属于同一构式,形式都是为 $N_1 + V + N_2 + RP$ 的结果构式,并且他们将这三类都归入为及物动结式。Goldberg 和 Jackendoff (2004)[12]认为英语动结式有两个子事件(subevent),一个是动词子事件(the Verbal Subevent),另一个是构式子事件(the Constructional Subevent)。他们指出,动词允准的所有论元和构式允准的所有论元都应该在句法中得到实现,但是为了符合句法合法性要求,如果动词子事件和构式子事件有相同论元,那么这个相同论元可以分享同一个句法位置:

(12) John **paint**ed the house green. (类型一)

构式子事件：施事：John，受事：the house，第二谓语：green。

动词子事件：施事：John，受事：the house。

(12) 中构式子事件和动词子事件一共有五个论元，共享施事和受事两个论元，符合动结式原型，即某一客体的形态变化是由于某一主体施力作用于这一客体所引起的，并且这两个客体是同一个客体，所以类型一是典型动结式。(12)可以改写成(13)：

(13) John painted the house, and the house became green.

可见，类型一中原因事件的宾语是结果事件的主语，完全符合动结式的原型定义。

(12) 对应的汉语逐字翻译是“约翰**刷**房子**绿**了”，但是汉语动结式形式不同于英语动结式形式($N_1 + V + N_2 + RP$ ，动词和结果短语由名词隔开)，汉语动结式形式为 $N_1 + V + RP + N_2$ ，动词和结果短语相邻，所以(12)对应的汉语动结式意思是“约翰**刷绿**了房子”。“**刷房子**”在汉语中成立，客体“房子”是动作“刷”的受事，是真正的宾语，符合汉语母语者说话习惯，而且“**paint the house**”在英语中也成立，所以类型一比较容易习得。

然而，类型二中占据句法上“宾语”位置的名词却不是真正的宾语，它不具有宾语的直接性和受事性，是假宾语，也可称为非选择性宾语或者强制性宾语(王寅，2009)[17]：

(14) Dave **drank** the pub dry. (类型二)

构式子事件：施事：Dave，受事：the pub，第二谓语：dry。

动词子事件：施事：Dave，受事：隐性。

类型二中构式子事件和动词子事件共享一个论元，比类型一减少一个共享论元，不符合典型动结式条件，所以类型二不是典型动结式。所以，(14)不可以像(12)那样改写成(15)：

(15) *Dave drank the pub, and the pub became dry.

“drink”兼有及物性和不及物性，(14)中的“drink”充当及物动词，其后可以加名词作宾语，但是“drink”为“喝”义时，其受事参与者角色应当为能喝的东西，如“饮料”、“水”或“酒”等，而不可能是“酒吧”。(15)不合法是因为“drank the pub”不符合语法规则，名词“the pub”不是动词“drink”的受事，不是真宾语。但是在句尾加上表示结果状态的第二谓词“dry”后句子就变合法了，这是因为人们倾向于以动结式原型义“突显结果”为出发点，在“以果为主，顾后不顾前”的认知机制下(王寅，2008)[18]，讲话人重在传递“酒吧被喝干了”这一结果信息。类型二中原因事件的宾语是隐性的，结果事件的主语占据了宾语位置，充当着假宾语，违背了句法规则，然而由于说话人侧重于传递结果信息，在“以果为主”的基本认知机制下，采取“顾后不顾前”的认知策略，所以选择了“假宾语”占据宾语位置，牺牲了动词和动词后名词之间的语义协调性来满足动词后名词和结果短语的语义协调性。

(14) 对应的汉语逐字翻译是“大卫**喝**酒吧**干**了”，对应的汉语动结式意思是“大卫**喝干**了酒吧”。汉语动结式($V + RP$)的及物性不等同于动结式中动词(V)的及物性。虽然汉语动结式中动词和结果短语结合后，“**喝干**”这一整体具有及物性，“**喝干**了酒吧”可以接受，但是由于客体“酒吧”不是动作“喝”的受事，而是作地点状语，“酒吧”是假宾语，所以类型二中“**喝酒吧**”在汉语中的可接受性没有类型一中“**刷房子**”的可接受性强。

此外，类型一的动词后名词和动词之间存在语义选择关系，然而类型二的动词后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协调性却没有类型一中的强。在类型二中，由于受“以果为主”认知机制的影响，为了满足动词后名词和结果短语的语义协调性，所以可以牺牲动词后名词和动词的语义选择关系。因此，二语习得者对类型二的认知加工要比对类型一的认知加工复杂，习得者对类型二的习得情况自然要比对类型一的习得情况差。

以上是类型二中动词同时具有及物性与不及物性的情况。接下来, 本文将分析类型二中动词只具有不及物性的情况:

(16) Mary **ran** her feet **sore**. (类型二)

构式子事件: 施事: Mary, 受事: her feet, 第二谓语: sore。

动词子事件: 施事: Mary。

同样是共享一个论元, 讲话人重在传递“脚跑疼了”这一结果信息, 并且在动词“跑”、动词后名词“脚”和结果短语“疼”这三者之间进行语义整合。

(16) 对应的汉语逐字翻译是“玛丽跑她的脚疼了”, 对应的汉语动结式意思是“玛丽跑疼了她的脚”。“跑疼了她的脚”可以接受, 但是由于客体“她的脚”不是动作“跑”的受事, “她的脚”是假宾语, 所以“跑她的脚”在汉语中不可接受。

而且, (16)的认知加工模式与(14)的认知加工模式一样, 所以也比(12)的认知加工过程复杂。所以, 不论动词的及物性如何, 动词后名词与动词没有语义选择关系比动词后名词与动词有语义选择关系的认知加工复杂, 即类型二带假宾语英语动结式比类型一带真宾语英语动结式难理解也难习得。

虽然带反身代词动结式属于带假宾语动结式(Simpson, 1983)[3], 但是前者与后者的具体句法语义关系不同。所以, 在带反身代词动结式的类型归属问题上, 本文不采取 Goldberg 和 Jackendoff (2004)[12]的分法, 把带反身代词动结式归入不可选性及物动结式中, 而是采取 Simpson (1983)[3]和 Boas (2003)[11]的分法, 将它单独列为一类, 即本文的类型三:

(17) Jack **talked** himself **tired**.

(17) 中“himself”不是真正的宾语, 典型的宾语应该与主语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王寅, 2007)[19], 并且是动作的直接受事对象, (17)中的宾语与主语在语义上完全相同, 指同一个人。(17)的意思是“杰克说累了(他自己)”, 可以诠释为“杰克说, 杰克累”。整个句子的主语和结果小句的主语是同一个主体。这里的施事是“Jack”, 受事是“Jack”, 结果是“tired”。谓语动词后名词(假宾语)和主语具有共指性(coreference), 这里都是指“Jack”。

然而, 类型二带假(名词)宾语动结式的动词后名词与主语在语义上不同,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如“Mary ran her feet sore”, 诠释为“玛丽跑, 她的脚疼”, 结果短语的主语是动词后名词“her feet”, 整个句子的主语是“Mary”, 动词后名词和主语是两个不同实体, 具有异指性(non-coreference)。虽然类型三和类型二中的动词后名词都是假宾语, 而且动词后名词和动词之间不存在语义选择关系, 但是由于动词后名词和施事(句子主语)存在同指和异指的差异, 并且动结式同指的认知加工要比动结式异指的认知加工容易(付晨旭和周长银, 2013)[20], 所以类型三与类型二的理解过程和习得难易程度不一样。

类型一、类型二和类型三的结构形式相同, 都为 $N_1 + V + N_2 + RP$, 都有动词后名词 N_2 。然而, 类型四的结构形式为 $N_1 + V + RP$, 没有动词后名词 N_2 , 跟前三种英语动结式的结构形式不同:

(18) The pond **froze** **solid**.

(18) 对应的汉语逐字翻译是“池塘冻硬了”, 对应的汉语动结式意思也是“池塘冻硬了”。可见, 类型四的结构形式和汉语的结构形式相同, 所以, 二语习得者对类型四的习得情况与对前三种类型的习得情况应该不一样。

综上所述, 类型一、类型二和类型三虽然结构相同, 但是内部语义关系不同。一、类型一和类型二虽然同属于动结式异指现象, 但是前者中的动词后名词是真宾语, 后者中的动词后名词是假宾语, 类型一和类型二的动词后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选择关系不同, 前者比后者的认知加工容易, 所以类型一比类型二容易习得。二、类型二和类型三虽然它们的动词后名词都是假宾语, 但是前者是动结式异指情况, 后者是动结式同指情况, 前者比后者的认知加工复杂, 所以类型二比类型三较难习得。三、类型四与前

三种类型的结构形式不同，没有动词后名词，所以认知加工过程有别于前三种。

5. 结论

一、对汉语母语二语习得者来说，英语动结式的结果短语性质是介词短语还是形容词短语这一因素不会影响学习者对英语动结式的习得熟练程度。在英语句子理解过程中，动词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没有必要像 Collin (1997)[7]，Wechsler (2001)[8]和 Baker (2003)[9]等研究者那样按照结果短语性质的标准将英语动结式分为形容词结果动结式和介词结果动结式。

二、由于动词在英语句子理解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在汉语母语者二语习得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根据有无动词后名词、动词后名词与动词的语义选择关系、动结式同指与异指这三个标准，将英语动结式分为带真宾语英语动结式、带假宾语英语动结式、带反身代词英语动结式和不带宾语英语动结式的四分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证可验性。

三、本研究从二语习得的角度，运用句法语义接口和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英语动结式进行了结构上和认知上的分析，认为将英语动结式分为本文中的四类具有理论基础，为以后进行实证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背景，有利于以后实证研究工作的进行。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Healy, A. and Miller, G. (1970) The verb as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sentence meaning. *Psychonomic Science*, **20**, 372.
- [2] Dowty, D.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verbs and times in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Montague's PTQ. Reidel, Dordrecht.
- [3] Simpson, J. (1983) Resultatives. In: Levin, L., Rappaport, M. and Zaenen, A., Eds., *Papers in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Bloomington, 143-157.
- [4] Carrier, J. and Randall, J.H. (1992)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s. *Linguistic Inquiry*, **23**, 173-234.
- [5] Levin, B. and Hovav, M.R. (1995)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 [6] Washio, R. (1997) Resultatives, compositionality and language vari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6**, 1-49.
- [7] Collin, C. (1997) Argument sharing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28**, 461-497.
- [8] Wechsler, S. (2001) An analysis of english resultatives under the "event-argument homomorphism" model of telicity.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 [9] Baker, M. (2003) *Lexical categories: Verbs, nouns and adj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10] Mateu, J. (2000) Why can't we wipe the slate clean? A lexical-syntactic approach to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Catala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8**, 71-95.
- [11] Boas, H. (2003)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to resultative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Stanford.
- [12] Goldberg, A. and Jackendoff, R. (2004) The English resultative as a family of construction. *Language*, **80**, 532-569.
- [13]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 [14] Sugayama, K. (2011)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sentence meaning: verbs or construction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Taipei, 58-66.
- [15] 袁毅敏, 林允清 (2010) 有界性与英语动结式.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 1-8.
- [16] 文秋芳 (1996) *英语学习策略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
- [17] 王寅 (2009) 动结构式的体验性事件结构分析. *外语教学与研究*, **5**, 345-350.
- [18] 王寅 (2008) 动结构造中假宾语的认知分析(十一论语言的体验性)——汉语语法分析可用“动后语”取代“宾语”.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 38-43.
- [19] 王寅 (2007) *认知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 164.
- [20] 付晨旭, 周长银 (2013) 最简方案框架下动结式的核心及句法表征. *现代语言学*, **2**, 42-46.